

长篇小说

昆仑儿女

王振宇 著

第三部

这是《苦菜花》之后又一部
描写胶东人民生活与抗争的崭新画卷

这是《红楼梦》之后又一曲
缠绵悱恻的凄美恋歌

这是《平凡的世界》之后
又一首个人奋斗的壮丽史诗



作家出版社

昆崙儿女

第三部

王振宇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崙儿女：全三册 / 王振宇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063-8856-6

I. ①昆…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3512号

昆崙儿女 (全三册)

作 者：王振宇

责任编辑：韩 星

装帧设计：刘红刚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240

字 数：1010千

印 张：53.5

版 次：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856-6

定 价：89.00元 (全三册)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 子	1
-----------	---

第一 部

第一章 童年	003
七个孤儿	003
大家庭中的小媳妇	004
“进京赶考”	010
小学生送大学生	011
二六合班	013
慈母手中线	015
振业学艺	019
孤儿寡母心酸泪	023
书香门第艺术家	027
动物乐园	031
捕鱼捉鳖	037
滑颠冰	038
吃花生	040
母亲的大度	042
第一次盗书	043
单枪赴会	045
朝花夕拾	048
第二章 镀金时代	051
“栾流子”进山	051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055
拔苗助长	058
酸甜苦辣	060
靠山吃山	063

老蜂窝传奇	066
人说昆崙是宝山	068
沉鱼落雁	071
采蘑菇的小姑娘	075
槐种橡子	078
打“地雷”挖老鼠	080
复课闹革命	085
兼学别样	089
难忘恩师	090
文学启蒙	092
黄金时代	096
“批林批孔”	101
第二次盗书	104
全优秀才学天书	109

第三章 在人间	116
车平遇险	114
烟台的大爷	118
一进济南府	122
太阳照在南河上	124
挖大口井的艳遇	125
广阔天地炼红心	128
割麦子的苦与乐	132
接草春秋	135
农业学大寨	144
《节振国》	146
暴风骤雨	149
清风明月	153
姐弟大学梦	156
山村读书人	158
1977《难忘的一天》	163
含泪送子上大学	166

第四章 我的大学	172
艰难上学路	172
东北工学院	176
未来的工程师们	178
阶梯大教室	179
撒药娜拉	182
老鼠头闹学潮	183
北陵与故宫	185
最勤奋的学生	187
最美好的时光	192
小河月色	219
勤工俭学	225
浪漫浑河南湖畔	229
扬眉吐气	240
儿女情短	244
周游列国	252
二进济南府	255
罗曼青岛	262
海上乐园与人间天堂	266
金陵桂花香	269
从鞍山到梅山	275
设计未来	283

第二部

第五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93
人生的思索	293
炼铁者	298
月老牵线	303
第一书	305
“很欣喜”	308
知音的遗憾	315
“你真是太好了”	322

梦中情	331
“生命的支柱”	340
十五观月	354
“你呀，你”的梦	358
通信日	369
相见恨晚	372
顺耳与忠言	378
第六章 红楼梦	383
相聚泉城	381
先救谁	391
人间仙境	394
噩梦惊魂	398
“外婆的澎湖湾”	399
蓬莱阁下	402
“才高志大”	404
垂钓刀鱼寨	405
“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小伙子”	406
飘飘似仙	408
小蓬莱	411
世外桃源	412
昆崙山上	415
沐浴瑶池	426
在希望的田野上	429
七月十五日儿圆	434
游九龙池	436
“只此一回”	441
文理兼通	443
信任与考验	446
两地书	450

第七章 怎么办	485
在《北极光》的照耀下	483
六安行	484
柳暗花明	493
楼台会	498
梦醒了	504
华夏之声（上）	507
决绝信	509
万言书	512
华夏之声（下）	526
打虎亲兄弟	528
良言善道之	532
“一清二楚”	535
痛定思痛	540

第三部

第八章 复活	561
有缘千里来相会	561
桑榆非晚	564
棒打鸳鸯难离分	567
祖宅空屋的纠纷	575
泰山之力	582
可行性研究	587
第九章 红与黑	592
“胜造七级浮屠”	592
严寒酷暑著书忙	596
挂职太平乡	597
山重水复	624
天伦之乐	632

读书的脚印	645
《中国水彩画之父李剑晨》	648
第一次竞争上岗	652
世纪末的灾难	655
生命的呐喊	663
第十章 名利场	671
第二次竞争上岗	671
避暑山庄丽人行	676
肆虐的“非典”	694
大姨犹大	703
善恶各有报	709
《含墨留痕》	715
恢复高考30年东北大学校友会	724
《创新思维与发明技法》	733
泰山上的孔子	738
CCTV《状元360》	759
第十一章 远大前程	773
天街道故	773
第三次竞争上岗	779
同甘共苦	786
明湖居盛开红牡丹	796
“早晨从中午开始”	802
三喜临门	807
尾 声	815

第八章 复活

人生与乘火车旅行有点类似。

在起点站，人坐上了火车，沿着轨道，一直向前开，一站一站又一站，最后到达终点站。

一个人从降生起，幼年、童年、少年、青年、结婚生子、中年、老年，沿着时间的轨道向前，直至去世，也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或者是托儿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工作、结婚生子、退休、老年至去世。当然，有的人的站点多，有的人的站点少，如有不少人上不了大学，也就工作了，或者种地或者外出打工；有的人站点多、路程长，有的人站点少、路程短；也有的在某个站点就分了岔，到达了不同的目的地。

时光荏苒，转瞬又过去了两年，振华又一次乘上了这趟曾给他带来希望、快乐、爱情与绝望的303次济南—烟台直快列车，这一次又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有缘千里来相会

夜已深了，列车在黑暗中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驰去。

振华坐在硬座上，思绪翻滚，心潮澎湃，他斜睨着一头秀发的娇妻，她的头倚在他坚实的臂膀上，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沉浸在甜美的睡梦之中。他不觉又陷入了深思。

天涯何处无芳草？属于自己的这棵芳草终于在月老牵线下，寻找到了。

在给程华夏发走那封“痛定思痛”的长信后，振华已经从失恋的打击中振作了起来，在高炉生产中已能独当一面。

独立值班是没问题了，可终身大事还是没有着落。既然母亲、姑妈、兄弟姐妹和同学们都希望在济南就地解决，那就争取争取吧！

厂办的庞姑娘，比振华大三岁，免谈；那个读电大的在仪表室工作的宋姑娘，当初托人向振华伸出橄榄枝时，振华正和徐静鱼雁往来、渐入佳境之际，因而婉拒；当振华“痛定思痛”之后去找宋姑娘，表示愿意做朋友时，她却正和一位水电学院毕业生谈着呢！奇怪的是，当振华正和面前这位娇妻在热恋中时，宋姑娘又来找他，说和那位水电大学生散伙了！三个回合而无交集，可谓无缘。

省棉麻公司王阿姨对振华的婚恋一直很关注，想介绍亲戚的女儿刘学士跟振华认识，刘姑娘是山东医学院七八级大学生。原本约好了见面时间，没想到刘学士骑自行车下坡时摔倒，将脸部擦伤，约会取消。当刘学士伤愈后，振华已和程华夏介绍的表妹认识了。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1983年6月份的一个星期天，振华正在宿舍里看托尔斯泰的名作《复活》。看完了，他就一边琢磨托尔斯泰，一边琢磨小说中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

振华躺在床上，把《复活》放在胸口胡思乱想，忽听几声敲门声。他懒洋洋不想动，正在犹豫，又是几下敲门声，谁呢？这么烦人！

他不耐烦地打开门一看，哇！门口站着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兵，她俊秀的面庞，白白的瓜子脸，两弯柳叶眉，一双含情目，挺直的鼻梁，面带笑容，齿如编贝，使人如沐春风。天哪！这是哪方仙女下凡？

振华眨巴着眼睛问：“您找谁啊？”

“您就是王振华同志吧？”女兵笑盈盈地反问道。

“是啊！”

“来了客人，也不请进屋里坐坐？”

“请进！请进！”振华把门全打开，夸张地弯下腰，伸出一只手做了个“请”的姿势。

女兵进了屋，从挎包里取出一封信，交给振华说：“这是程华夏托我交给您的一封信，您看看吧！”

“哦！”振华忐忑不安地接过信，先放在桌子上，说：“您先坐坐，这么大老远来，我给您沏杯茶。”

振华找出一只玻璃杯，拿到水房里洗涮一通，一边思索着，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徐静部队来人兴师问罪吧？估计不会，已经“过去”了，也没有再生枝节，还有什么罪可问？给程华夏寄去最后那封长信后，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吧，她没有回信，怎么会让一个女兵这么老远亲自送来一封信？

振华回屋后，见女兵正拿着《复活》在翻阅着，就沏了一杯六安茶，放在床头的小桌上，说了声：“您喝茶！”

“谢谢！”女兵抬起眼，看了振华一眼，又翻起了《复活》。

振华取过信来，信没有封口，信封上写着“请转交王振华同志”。他抽出了信笺，坐在床上，看了起来。

振华同志：您好！

您的长信早就收到了，看了几遍，感慨良多，收获良多！只是不知道应该怎样给您回信。和您相比，我真是才疏学浅啊！真怕您笑话我，要是让您再笑掉几

颗大牙，我可担不起啊！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都要面向未来，未来的路还很漫长呢！

经过几次通信，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您是一位相当杰出的青年才俊，如果说大学生是当代青年的佼佼者，而您则是大学生中的佼佼者！

您来信的最后，为自己描写了一幅画像，“画”得还真是不错，完全“值得一位好姑娘的爱恋”，并且提出“如果贵军有这样的姑娘，能否介绍一下？”

我原以为，您可能是在开玩笑，或者嘲讽一下吧！但我后来却是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我是已经结婚了，但我有一个表妹，23岁，是我姨妈的姑娘。她在宁波的解放军某部医院当兵，是一个真正的好姑娘，是我姨妈、姨夫的掌上明珠。在我们的通信中，我把您和徐静的故事大致对她讲了，她倒想和您认识一下，如果有缘，能做个朋友，那是最好。

我这个表妹叫张丽娟，家就在济南市。姨夫也在部队当过多年兵，现已转业到济南光明眼科医院工作，姨妈在毛纺厂工作，还有两个哥哥，也都工作了。

表妹已当兵好几年了，她这次回家探亲，我把这位“好姑娘”介绍给您，希望你们互相交流一下，多接触接触，看是否是您一直在寻找的那棵属于您的“芳草”。

祝心想事成！

华夏

1983年6月26日

看完了信，振华偷偷地看了看丽娟姑娘，她脸上透着红晕，还在看着那本《复活》。

振华把信笺折好，放回了信封，站了起来。丽娟姑娘大概也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振华的举动，她注意到振华看完了信，站了起来，就把书合上，抬起了头。

振华说：“您姐姐的信写得很好啊！丽娟同志，感谢您来看望我！”说着伸出一只手，丽娟一看，也站了起来，羞涩地握了握手。

……

“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的终点站烟台就要到了……”

在悠扬的乐曲声中，播音员悦耳的声音在车厢中回荡着，列车经过一夜的行驶，载着振华和丽娟这一对新婚伴侣，迎着初升的朝阳，驶进了滨海之城，开始了他们崭新的生活。

桑榆非晚

1985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振华偕新婚妻子回到了阔别数年的文登城。母亲正住在妹妹振雁那儿，帮她照看着未满周岁的小外孙女。

母亲看到自己最小的儿子西装革履、风度翩翩领着大城市的漂亮媳妇回来了，乐得眉开眼笑，赶紧把自己积攒下的200元“彩礼”给了新媳妇。如果四个儿子都在农村，光娶媳妇、盖房子，就是把老娘卖了也没有办法。

大家拉了一阵子亲家公长、亲家母短，话题就转到母亲找老伴的问题上来了。母亲觉得就不要等儿子“审讯”了，还是主动坦白为好，以争取“宽大处理”。她笑眯眯地说：“这个杨老头啊，过去在厂里的时候就熟，我上他家去，他倒挺热情，拉了半天丝厂的事。他又吹，说媒的踩破门槛，只是还没碰上合适的。我说，那么我呢，你是不愿意？老头马上说，你，我愿意！我又说，光咱愿意还不行啊，还得我那些孩子都愿意才行。我那个小子五一回来结婚，等着都来看看，你可好好招待呀！”

自1964年5月父亲去世，二十多年来，母亲含辛茹苦，把她的七个子女全都养育成人、成家立业了，而母亲也算找着归宿了。在昆崙山区，提起这一家人，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其实，早在振华回家结婚前夕，他就收到了大姐振萍寄来的一封长信，介绍了为母亲寻找老伴的前前后后：

振华弟：你好！

来信收悉，对你结婚的安排和打算，我们全部赞同，就按你说的办。

有一件事，本来想等你回来一块商定，怕提前告诉你，分了你的心。可这次大哥回来，了解了有关情况，让我写信跟你说说，也好听听你的意见。

3月下旬，乡妇联刘主任和我一起闲谈，说起她的一个姨娘娘姐姐，45岁，男人死了，她给这个姐姐介绍了一个对象的事。后来，我就说，我妈妈也真够可怜的，41岁时我父亲就去世了，她自己拉扯着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孤单地过了21年了。刘主任一听，说你应该解放思想，给你妈找一个老伴，过一个好的晚年。我说我妈年纪大了，还找什么老伴？刘主任就说了一大些道理，守着儿女再好，也不如老伴儿贴心。在儿子家住，媳妇不贴心，在女儿家住，女婿不贴心。只有老两口才是最贴心的。她又说，小界石村有一个退休老头，今年65岁，老伴也是退休的，但今年正月初四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十一岁时死了，后来帮姐姐养大一个外甥，早已分居，不是过继关系，而是扶养关系，现已不大来往。老人无

子无女，每月工资70多元。如果你们同意，这真是个好地方，离你又近，有事常跑着些，要我跟妈说一声，看这事好不好。

说真的，弟弟，这一晚上，我几乎没睡好觉，我翻来覆去想得很多。父亲刚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很小，为了把我们拉扯大，妈妈41岁就守着我们，生活再苦再累，她也从没有提出嫁人。1971年，由于二嫂的一些做法，使妈妈心灰意冷，她想到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孩子，大了有了媳妇，就对我这样，我把他们都拉大了，老了，还不是一样没人理吗？所以在别人的撮合下，妈妈同意到历城去，远离昆崙村。弟弟你一定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吧，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姐弟四人，齐声求妈妈不要扔下我们走，我们的眼泪和哭声，终于使妈妈那横了的心又软了下来，她决定不走这一步了，和我们一道过，把我们拉扯大。弟弟，那一年妈妈才48岁，她多么需要有个个人和她一起生活啊！但为了我们，她牺牲了自己。弟弟，如果不是崇高的母爱，妈妈在认为生活已无奔头的情况下，是不会答应我们的。

1982年秋，妈妈在家住，她一个人孤孤单单，确实动了心。我们一回家，看着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儿女们，对她那样好，就又觉得不忍心，妈妈的思想我是非常清楚的。当时，我考虑一是没有合适的，二是怕妈妈找老伴，对我们兄妹影响不好。就同在家的几个商量，让妈妈出去住两年，到几个儿子那里转一转，回来就给振雁和你看孩子。

结果让母亲先去二哥处，后又到大哥处，由于振美一定要妈妈回来，所以妈妈只住了不到一年就回来了，大半天帮振美料理家务。

弟弟，这几年我思想上有过多次斗争。看过小说《心祭》，我的心极其难受，我这个大姐，不正是书中的那个大姐吗？不让妈妈找老伴。如果说，1971年是为了我们还小，那么1982年却完全是为了面子。我常常觉得我对妈妈是有罪的，我在心里欠妈妈的账。我今年34岁，再过七年也和妈妈当年一样大，41岁在一生中还是黄金时节，可妈妈自己度过的21年，已经比和爸爸共同生活的时间还长。

想到这一切，我同意了刘主任的看法，到文城去和妈妈说了这件事，妈在殿后丝厂时，老头也在那干，互相都熟悉。妈妈和振雁一开始也觉得这一家条件很好，可又觉得怕以后再出问题，等等看吧。

二月二，妈妈到界石吃人家订婚的喜面，到小界石杨老头家去坐了一会儿。老头的四间住房以及房内摆设都挺好，老头身体也很结实，在家养了二十多只鸡，还有兔和羊，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妈妈也就动心了。妈妈说她同意这件事，但要等你回来再定。

在3月下旬到4月上旬，妈妈和妹妹在文城，我在界石却为这事犯了愁。往好处想是件好事，往坏处想则不敢想。我甚至恨刘主任，不该提这件事。妈妈在

文城思前想后，饭也吃不下，还上火，瘦了好多，真是举棋不定。

4月12日，我去文城，正巧大哥到大连、青岛等地检查教学，回到文城，听妹妹介绍了这件事的始末，大哥非常赞同。他说，妈妈虽然经济上生活上都很好，但精神生活孤单，妈妈一生为我们兄妹做出了最大的牺牲，现在我们应该让妈妈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就是九泉之下的父亲也会高兴的。二是老头那边无儿女，也没有什么纠葛，条件很好。三是过去和父亲、母亲在一起工作过，有基础。四是居住地好、方便。

大哥问我，你最大的顾虑，是不是怕别人说我们兄妹七人，不能将妈妈养老送终、老了还要嫁人？

我说，是的。

大哥说，这个只要我们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是为了让妈妈晚年生活得好，人家就不会说三道四了。虽然老头的退休金够他们用的，但那不是妈妈的钱。就是妈妈嫁过去了，我也要每月给妈妈寄10元钱，让你二哥、三哥每月5元，振华结婚后，也寄一点，在家的几个女儿，也要常去看望，送点东西、衣服什么的。这样，谁还会有异议呢？我们的孝心也尽到了。

听了大哥一席话，我心里像打开了一扇窗户，我再也不为难了。

大哥是4月12日早晨7点到的文城，下午3点和我一块回的界石，然后我们一起到小界石老大爷家坐了两个来小时，对有些事进行了交流，谈了我们的看法，做了一些交代。

大哥说，各方面都很好。13日上午10点，大哥就到烟台了。他让我写信告诉你，他说他回去也要给你写信。

弟弟，现在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呢？我知道，你和妈妈一起生活的时间长，对母亲有着特别浓厚的感情，乍一听说这样的事，可能会想不通。但我相信，只要你设身处地为母亲着想，你一定会同意的。

从主观上讲，我们兄妹七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希望母亲生活得好。可我现在有一个亲身体会，就是在任何一个儿女家里，母亲都是孤单的。白天，我们上班，她一个人在家；晚上，母亲独自歇息。你很快就要结婚了，这些事，你就要体会到的。去年春节，我让彬彬、他奶奶和妈妈在一块睡。今年春节，在文城我特意关照振雁，春节这几天，不要让妈妈一个人睡。结果，红军自己睡东屋，妈妈和振雁睡一起。如果妈妈有个伴，就是到我们谁家住，为了妈妈，我们也都高兴，你说是吧？至于你们将来有了孩子，振雁的孩子还没大，需要有人照看，妈妈跟杨大爷谈过这事，他说，孩子该看一定看，不吃奶了还可以领回家看着。老人在外工作多年，很通情达理，你见了面就知道了。

总之，情况就是这样，你跟弟妹好好说说。我想你们也不小了，一定会想得通、支持妈妈的。为了妈妈生活得幸福，我们在感情方面也需要做出一点牺牲，

才对得起妈妈，你说是吗？

至于妈妈什么时候搬过去，等五一节你们一块回界石时，再商定，妈妈一定要等你回来。要说的话太多了，等你回来再说。如果有时间，动身前可给我回封信。我担心你想不开，我希望你能想开，我们等着你归来。

姐姐振萍

1985年4月16日

振华看了这封信后，也深以为然。想兄弟姊妹七人中，已有五人知道和同意母亲的选择，那就再征求一下二哥振业和三哥振刚的意见吧。就写了两封信，发往东北与新疆。

不日，新疆方面发来一封电报：“同意共度晚年”。

东北方面的信也来了：“知道母亲一事。我的看法，咱们应该服从咱妈的意见。尽管我们可以保障妈妈的生活，又可以不惹母亲生气，但是这都不等于老人的晚年生活得幸福。要使咱妈晚年过得好一点，就得随她自己的意思。我们做儿女的，不可横加干涉。尤其咱妈把咱们都拉扯大了，这二十年的时间，是多么不容易呀！回想起来，让人落泪。什么是英雄？普通的英雄——母亲，就在我们身边。咱妈找了老伴，我们做儿女的照样要养活老人，使晚年过得好一些，以报答养育之恩。现在我深深体会到，我拼死拼活地干，养活这三个孩子，并没有多少节余，何况咱们兄弟姊妹七个，长大成人是何等不易啊！”

好啊！各路豪杰都拥护母亲的英明决策，那么，五一回家结婚，还肩负着为母亲相一相对象的重要使命，是否也要为母亲的喜事准备一点礼物呢？

棒打鸳鸯难离分

从济南到烟台，一晚上的硬座列车，又换乘汽车到文城，也是很困倦和疲劳的。和母亲聊了一阵子，母亲就安排这一对新婚夫妇先睡觉，她抱着小外孙女串门子去了。

一觉醒来，妹妹、妹夫也都下班回来了。

妹妹产后已半年多了，体形也基本恢复，刚做了妈妈，再加上盼望已久的小哥、小嫂的到来，兴奋得满面春风，“小哥”“小嫂”叫个不停。

妹夫于红军，原来也在京剧团当演员，长相英俊，脸色黝黑，个头不高，文化程度也不高。他见了“小哥”，有点不好意思，只是忙着干活，收拾碗筷、洗涮酒杯。

后来，振雁还跟振华说：“小哥呀，这个于红军现在还对你当年来打‘扑棱搅’耿耿于怀呢！”振华笑笑说：“这个没良心的，要不是我，恐怕你早上南京享福去了，还有他的吗？”

振华这是第二次见红军了，第一次见面不好意思提起，是和母亲一起来棒打鸳鸯的。

小妹妹振雁是王氏三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的，身材高挑，面如芙蓉，肤如凝脂，能歌善舞，已成为剧团的主要演员之一，在《红楼二尤》的排演中，她饰演尤二姐，并自创唱腔，深受观众喜爱。她还刻苦善学，唐诗宋词学了不少，自己也经常吟诗作词，真是“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令心高气傲的徐静也颇为叹服。可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样一位妙龄女郎，又是“艺术界”大名人，在文登县城里可就成为青年才俊们追求的对象啦！某局局长的儿子、县领导的公子经常往剧团驻地跑。振雁自有主张，自己尚年轻，要好好地学点真本事，就来了个“三不”政策，洁身自好，使那些有想法的小伙子们只能望之兴叹。

剧团内一个比她大五岁的武生演员爱上了她，近水楼台，穷追不舍，死缠烂打，让她没有办法。家里人没有同意这事的。一是振雁年龄太小，这么早就谈恋爱干什么？二是都在剧团里，对婚后生活也诸多不便；三是男方各方面条件都不是很理想；四是振雁本人也不想早就谈婚恋，对他也不很满意。

经过一家人商量，并经振雁本人同意，在振华大学毕业，休最后一个寒假的时候，和母亲一起到了文城，执行“棒打鸳鸯”的重要任务。

在振雁的宿舍里，女方一家三人，振雁、母亲、哥哥，阵容强大；男方也约了一名朋友助阵，两军对垒，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难解难分。女方义正词严，强扭的瓜不甜，年轻当以事业为重。几个回合下来，打得红军败下阵来，无奈地表示，再不纠缠振雁，好好工作，也不打击报复。

胜利完成任务后，振华在家过了元宵节，也就回厂上班了。

不久，先后收到小妹和于红军的来信，各诉衷肠：

小哥：您好！

信已收到，勿念。您的眼光是很尖锐的，尽管我已有了四五年的社会阅历，毕竟还是太短浅了，幼稚、善良的心是最容易上当的。

对于红军这个人，我征求了几个跟我真正不错的人的看法，他们都说他不会伪装。不管他会不会，您的意见是对的，需要长时间地考验一个人，如果是真金，就不怕烈火炼。

哥，真是奇怪得很，人怎么会变化这么大？他过去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派头，现在我那样瞧不上他，他有时还来帮我打铺盖卷，当然都被我拒绝了。尽管